

他们**无孔不入**，世界各地都有他们的**暗影**

作为一个欧洲大国，法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情报传统。其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情报建设，并凭借系统庞杂、分工细致的情报机构的神秘行动，数度创造了称雄欧陆的荣耀史。通过加大情报工作投入、优化情报工作队伍，新时期的法国情报机构更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法国情报组织

高振明◎著

揭秘



对外安全总局 **DGSE**

国内中央情报局 **DCRI**

军事情报局 **DRM**

防务安全与保护局 **DPSD**

国家海关调查情报局 **DNRED**

DGSE

时事出版社

MINISTERE DE LA DEFENSE
DIRECTION GENERALE DE LA SECURITE EXTERIEURE

他们无孔不入，世界各地都有他们的暗影

法国情报组织

揭秘

高振明 ◎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国情报组织揭秘/高振明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80232-574-6

I. ①法… II. ①高… III. ①情报机构—研究—法国
IV. ①D756. 5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0900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巨山村 375 号

邮 编: 100093

发行热线: (010) 82546061 82546062

读者服务部: (010) 61157595

传 真: (010) 82546050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9.75 字数: 240 千字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前言——历久弥新的法国情报工作	(1)
第一章 冷战前法国情报工作的历史发展	(5)
第一节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情报战已然富有成效	(5)
第二节 17 世纪：红衣主教与法国第一个情报机构的 诞生	(10)
第三节 18 世纪：“国王的秘密”与法国情报工作的 大发展	(21)
第四节 19 世纪（上）：法国大革命与情报机构的 高效运作	(30)
第五节 19 世纪（下）：法国情报机构的雏形	(42)
第六节 20 世纪（上）：一战时的赫赫功臣	(52)
第七节 20 世纪（中）：二战时的“法兰西罪人”	(59)
第八节 20 世纪（下）：情报工作与共和国如影随形	(70)
第二章 冷战后法国情报工作的调整与改革	(86)
第一节 冷战后的法国情报机构	(86)
第二节 冷战后法国情报工作的调整与改革	(93)
第三节 新世纪的法国情报机构	(105)
第四节 新世纪法国情报工作的调整与改革	(122)

第五节 新世纪法国情报工作存在的问题	(136)
第三章 法国情报人员的招募、培训与管理	(144)
第一节 法国情报人员的招募及其特点	(144)
第二节 法国情报人员的培训与管理	(153)
第四章 法国情报侦察平台的全方位拓展	(160)
第一节 法国的陆基情报侦察平台	(162)
第二节 法国的海基情报侦察平台	(165)
第三节 法国的空基情报侦察平台	(172)
第四节 法国的天基情报侦察平台	(179)
第五节 法国的网络战准备及通信情报与电子战系统	(190)
第五章 法国情报工作史上的重要人物	(194)
第一节 拿破仑的间谍“巨人”夏尔·路易· 舒尔梅斯特	(194)
第二节 令皇帝爱恨参半的警察头子约瑟夫·富歇	(201)
第三节 悲情间谍玛塔·哈里	(205)
第四节 法国“云雀”马尔塔·里夏尔	(211)
第五节 “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约瑟芬·贝克	(218)
第六节 “拯救了伦敦的人”米歇尔·奥拉尔	(223)
第七节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帕西上校	(226)
第八节 西方情报界的“间谍大师”马塞尔·勒鲁瓦	(230)
第九节 “恐怖黑手”雅克·科克—福卡尔	(235)
第十节 叛国间谍乔治·帕克	(241)
第十一节 雇佣兵间谍鲍勃·德纳尔	(246)
第十二节 泄露“天机”的情报头子伊夫·贝特朗	(251)

第六章 法国情报工作史上的重大事件	(257)
第一节 刺杀夏尔·戴高乐	(258)
第二节 本·巴尔卡失踪案	(264)
第三节 代号“永别”	(270)
第四节 “直接行动”覆灭记	(274)
第五节 “阿丽亚娜”火箭间谍案	(278)
第六节 “彩虹勇士号”被炸案	(282)
第七节 戴安娜王妃车祸中的特工疑云	(286)
第八节 “法兰西头号007”神话的破灭	(290)
第九节 让萨科齐纠结的贝当古夫人“政治献金案”	(293)
后记——情报工作承载“法兰西雄心”的未来	(298)
参考文献	(304)

前 言

——历久弥新的法国情报工作

与英语中的“intelligence”相对应，法语中的“情报”一词通常用“renseignement”来表达。1990年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 N. R. S.）主持编写的《法语宝典》（Trésor de la langue française）对“情报”一词给出这样的定义：“情报，就是国防部的参谋机构为了有效开展军事行动，以及警察机构为了开展调查、拘捕罪犯，而必须掌握的有关敌人的全部情况。”^①与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德国学者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在其军事论著《战争论》（De la guerre）中对“情报”的经典定义——“情报是指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②——相比，该定义虽然将情报活动涉及的领域进行了细化，但是指的依然是“某种组织通过行动而追求的特定的知识”，^③阐述的依然是情报活动的实质，即中国“兵圣”孙武早在2500年前就提出的“知”的问题。

其实，20世纪70年代由法国拉鲁斯出版社再版的《拉鲁斯大百科全书》（Grande Encyclopédie Larousse）在谈及“情报”的重要

① C. N. R. S. . Trésor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is: Gallimard, 1990, (14): 828.

②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3页。

③ 张晓军等：《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性时，就引用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军事原则。的确，孙武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和军事家，在其著作《孙子兵法》中论述的“用间”理论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他基于经济因素考虑，指出了“知”与“胜”的辩证关系：“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万十家。”“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①

不难看出，“情报”的概念最早产生于军事领域，它与侦察活动都是随着战争的发生、发展而产生的。毕竟战争是人类斗争的最残酷形态，为了达到战胜或消灭敌人的目的，双方都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为敌人设置陷阱，为自己提供保护，这就使得交战双方都不得不尽可能地掌握战场情况，增加对战场透明度的把握，也就是必须注重情报的搜集，并直接服务于军事对抗。为适应情报战的需要，一批专门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刺探和分析研究敌方情况的情报人员——俗称“间谍”——便应运而生。普遍认为，间谍是仅次于妓女职业的人类最古老的职业。对间谍的最早记载，出现于公元前1274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族之间爆发的卡叠石（Qadesh）之战。然而，纵观间谍产生的背景，情报的原生态完全可以追溯至远古时代。曾经就有人把原始动物为捕获猎物而收集的有关猎物的信息视为最早的谍报。^②

根据法国人布谢·德·佩尔特（Boucher de Perthes）提出的“人类史前史”的说法，早在100多万年前，法兰西这片土地上就有人类生存，而且根据他们用以果腹的动物牙齿可以判断，这些原始

① 冯国超：《孙子兵法〈国学经典规范读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40页。

② 江河：《间谍——历史阴影下的神秘职业与“幕后文化”》，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人已经懂得狩猎。他们与大约 10 万年前法国出现的尼安德特人、约 3.5 万前的克罗马尼翁人以及公元前约 3000 年的利古里亚人一起创造了法国的史前文化。为了战胜强大的猎物、将其变为自己的美味佳肴，这些史前人类不得不通过窥视和跟踪来获取关于猎物活动踪迹的信息，可以说这是最早活动在法国土地上的原始人类创造的原生态情报。

现代英国军事理论家 J. F. C. 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在其传世巨著《西洋世界军事史》（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的序言中指出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人类的最早记录起，到现在的时代为止，战争一直是他们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是完全没有战争的，也很少有一代以上的人是不经过大型战乱的。据此，原始时代当然也会存在战争。不过，在文明尚未兴起以前，有组织的战争似乎是还没有的。“自从人们开始在肥沃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尼罗河流域定居下来，并为保卫他们所在的农业社会使它免遭觊觎其平原的游牧民族的挑战以来，战争一直与人们的求生图存密切相关。”^①显然，这里提及的战争已是一种有组织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形式。纵观法国历史，纠纷不断、战乱频仍，尚武精神流淌在法兰西民族的血液之中，战争贯穿了法国历史，正如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在《法国和它的军队》（la France et son armée）一书中说道：“法兰西是用刀剑开辟的。”况且，法国特殊的地缘战略环境也决定了历史上的法国既热衷于争夺欧洲大陆霸权，又热衷于争夺海洋霸权。为了将英国赶出欧洲大陆，迫使英王放弃对法国领土及王位的觊觎，法国与英国进行了第一次“百年战争”（1337—1453 年）。为争夺欧洲大陆霸权，法国与西班牙进行了二十年战争。18

^① 小戴维·佐克、罗宾·海厄姆：《简明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 1 页。

世纪初至 19 世纪初，为了称霸欧洲大陆和争夺海外殖民地，法国与英国进行了第二次“百年战争”（1713—1815 年），包括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等。特别是德国作为法国在欧洲的最大敌人，从 1715—1945 年间，法国同德国进行了 23 场战争。^①

战争离不开情报，情报工作的开展和情报斗争也总是与战争紧密相连。情报作为制定战略决策的基础和夺取军事斗争胜利的前提，以及出于巩固社会安全的需要，法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情报建设，由此形成悠久的历史情报传统，在世界情报史上不断书写下浓重的一笔。法兰西的命运跌宕起伏，既有称雄欧陆的辉煌与荣耀，也有国土沦丧的痛楚与屈辱。这种民族命运的大起大落，受制于法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不同抉择。而情报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对法国国家命运的沉浮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报活动不再局限于军事领域，而是逐渐扩展到政治、外交、安全、经济、科技以及其他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情报工作的得失对法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更加凸显。当历史的车轮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科学技术发展更加迅速，国际战略安全环境中的综合因素、互动因素以及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多，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争取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占到先机，法国更是不遗余力地加强情报建设：调整、革新情报机构，赋予情报机构多元任务，完善情报搜集手段，改革情报人事体制，提升情报经费预算，加强国际情报竞争与合作，推动情报立法，强化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拥有悠久历史的法国情报工作因此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情报业绩更加让人刮目相看。可以说，凭借以对外安全总局和国内中央情报局为代表的情报机构，今天的法国已经以崭新的姿态跻身于世界情报大国的行列。

^① 赵丕、李效东：《大国崛起与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425 页。

第一章

冷战前法国情报工作的历史发展

作为欧洲大陆的古老国家，法国以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历史。不难发现，这一历史是由数不胜数的战争与条约、谈判与协议所构成的，当然也不妨说是一些人从事卓有成效的情报活动的结果。因为在人类明争的背后还存在另一种斗争形式——暗斗，而情报人员则是这条隐蔽战线上的影子战士，是历史舞台的幕后主角，正是他们在不为人知的某个角落里导演了一幕幕令人瞠目结舌的“历史大片”。为了“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①有必要回顾一下法国情报工作从古到今的发展与演变。

第一节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情报战已然富有成效

中世纪的法国经历了许多因封地纠纷而引起的战争。卡佩王朝初期，法兰西的公国、伯国林立，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强大，中央政府难以控制。早在 911 年，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诺曼人从加洛

^① 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4 页。

林王朝时任国王查理三世的手中得到了封地——诺曼底公国。这些诺曼人又称“北方人”，是一群掠夺成性的水手，富于机动性，擅长奇袭和耍弄阴谋诡计，较有组织性的法国情报战史或许可以追溯到他们的身上。

描述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的历史中就有使用间谍的记载。如 19 世纪奥古斯丁·蒂埃里（Augustin Thierry）所著的《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史》（*Histoire de la conquête de l'Angleterre par les Normands*）中提到，在英格兰国王“忏悔者”爱德华（1042—1066 年在位）身边工作的诺曼人顾问其实是诺曼底公爵安插在英格兰王室的间谍。而在 1066 年爆发的黑斯廷斯（Hastings）之战中，英国国王哈罗德二世也曾派出间谍前往打探诺曼底入侵部队的内情。根据诺曼底人的记载，威廉抓住了在诺曼底地区进行侦察的英国间谍。然而，他采取了与 1600 年前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相同的计策，非但没有处罚他，而是将其释放，并让他把诺曼人大军将在年底入侵英国的情报传递给哈罗德。“战争爆发前，据说哈罗德在离诺曼底军队 7 英里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他派会说法语的间谍去确认威廉军队的数量。但间谍们不知道诺曼底的骑士们都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而且头发很短，看起来像牧师，其实却是战士。结果，间谍们回去报告的时候，说威廉的军营中牧师比作战人员还多。幸运的是，萨克逊国王知道诺曼底人的习惯，纠正了间谍们犯的错误。”^① 尽管如此，哈罗德二世与两个弟弟均战死疆场，威廉大获全胜，并率军直逼伦敦，于 1066 年圣诞节加冕为英格兰国王，开始了诺曼王朝的统治（1066—1135 年）。此外，在 2011 年由埃里克·德纳塞（Eric Denécé）和让·德夫（Jean Deuve）合著的《中世纪的秘密机构》（*Les services secrets au Moyen Age*）中也谈到诺曼人承继维京人的

① 特里·克罗迪：《世界间谍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 年版，第 56—57 页。

秉性，无论是在征服英格兰还是西西里的过程中都大量使用间谍的行为。

1154年，安茹的大领主、普朗他日奈（Plantagenêt，又译金雀花王朝）的佐弗莱五世之子亨利二世成为英国国王，主宰着包括诺曼底、安茹和阿基坦在内的广大地区，其拥有的财产远远超过法国国王。为瓦解英国人在法国领土上的统治，卡佩王朝后期的君主们通过一系列分化措施并辅以军事征服，到1204年前后，法兰西岛以西的诺曼底、曼恩、安茹、普瓦图以及布列塔尼等地均已纳入王室领地之内，英国在法国大陆的领地仅剩阿基坦一隅。法国国王在这一系列斗争中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事秘密情报活动的间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1293年法国国王“美男子”腓力四世在加斯科尼战争中俘获的英国爵士托马斯·特伯维尔。作为一名英勇善战、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统帅，特伯维尔颇得腓力四世的欣赏。经过苦口婆心的劝说和一些在特伯维尔看来颇为仗义的行动，这名爵士答应为腓力四世效劳，做起了刺探英军情报的法国国王的间谍。凭借他提供的秘密情报，腓力四世得以有效地调整和部署其军事力量，并终于取得了阿图瓦战役的重大胜利。可惜的是，特伯维尔的间谍身份被英国的反间谍机构识破，最终被送上了断头台。得此消息，腓力四世扼腕长叹：“骑士之花凋谢在不列颠。”^①

如前所述，英法领土纠纷由来已久，自威廉征服英国之日起这一纷争就一直没有断绝。腓力四世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即从14世纪前期至15世纪中叶，英法之间的领土纷争成为这一时期法国统一过程的基本线索，史称“百年战争”。战争期间，情报侦察人员的使用已经屡见不鲜。如通过联姻而自称布列塔尼公爵的查理·德·布洛瓦在率军围攻距离巴黎西部551公里的坎佩尔城时，英国人就雇

^① 李莉：《法兰西的狩猎人：法国情报机构揭秘》，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佣了一名女人为其刺探情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落魄的穷妇人曾经得到过查理·德·布洛瓦的施舍与接济。在中世纪的后半期，偶尔使用外交使节对外国进行侦察的活动已经出现。如1425—1429年间的布列塔尼公爵在其伦敦的亲戚家中安插了一名间谍，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一个情报网络，指挥这个网络的就是布列塔尼派往英格兰的使节杜·容克。^①当然，情报战很少是单方面的行为。1430年和1440年，如同《孙子兵法》中提到的“因间”策略，英国人将居住在诺曼底半岛尖端的科唐坦居民发展为间谍，用以监视法国部队的动向。此外，据说法国民族英雄贞德就是被博韦的皮埃尔·高颂主教雇佣的间谍出卖的。

作为百年战争的最后胜利者，法国的领土统一大业并没有最终完成。继查理七世之后，担当起这一重任的是查理七世的儿子路易十一。路易十一被人称为“国土的聚合者”，在他统治时期，以勃艮第公爵“大胆的”查理为首的封建贵族结成“公益同盟”。为挫败这一同盟，路易十一除了诉诸武力以外，还大量使用外交、间谍、贿赂等手段，尤其是间谍与颠覆行动得到实质性的发展。^②他避免与实力更加强大的勃艮第公爵展开面对面的军事对抗，而是通过暗中拉拢、离间，为“大胆的”查理树敌无数，并且暗中挑起暴动，鼓励迪南和列日等城市叛离勃艮第。直到1474年，在路易十一的暗中怂恿与大力资助下，瑞士州联盟对“大胆的”查理宣战。作为最后一个独立的勃艮第公爵，“大胆的”查理本可以在德法中间创建一个新的国家，最终却惨遭杀戮，他理想中的勃艮第国家也随之化为泡影。

华盛顿美国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阿克巴·阿赫迈德说：“十字军东征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至今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一个欧洲长

^① R. A. Griffiths. 1425 - 1429, un espion breton à Londres. Annales de Bretagne, 1979, pp. 399 - 403.

^② 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期进攻的记忆。”^① 11—13 世纪末，西欧封建主先后发动了 8 次十字军东征。1095 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勒芒召开宗教大会时的发言极富煽动性：“让一切争辩和倾轧休止，登上赴圣城的重任吧！从那个邪恶的种族手中夺回圣地吧！那个地方，如同《圣经》所说，是上帝曾经赐予以色列后裔的，遍地流着奶和蜜。耶路撒冷是大地的中心，其肥沃和丰富超过一切土地，是另一个充满欢愉快乐的天堂！”^② 为了凸显法兰西的大国地位，法国身先士卒，先后主导或参加了 6 次对东方穆斯林的征讨。作为战争中的秘密武器、黑暗战场上的无名英雄，间谍的身影自然活跃在十字军东征中，将西方基督徒与东方穆斯林之间的关系深深地打上了暗战活动的烙印。865 年，一名前往圣地耶路撒冷的布列塔尼僧侣就遭到了穆斯林当权者的严密监视。事实上，的确经常有西方人来到穆斯林的属地收集情报，以便为新的十字军东征做好准备。15 世纪上半叶，一名出生于克里特岛的威尼斯商人埃马纽埃尔·皮罗迪（Emmanuel Piloti）在埃及生活共计 40 年（1396—1436 年），主营床上用品、天鹅绒或丝绸织物等威尼斯商品，目睹了多任穆斯林统治者的轮替，并周游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多个穆斯林国家，于 1420 年写成《圣地游记》（Le passage en Terre sainte），为西方的封建君主们提供了有关东方穆斯林的宝贵信息。皮罗迪曾接受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的雇佣，他所提供的情报直接推动了“好人”菲利普随后的东征。

由于法国瓦卢瓦—安古莱姆王朝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屡次发动对意大利的战争，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的兴起，法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从 15 世纪末开始酝酿。现代间谍活动的不少特征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出现，法国宫廷的间谍活动得到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常驻使节已经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与之前提到的使节相比，此时出

^① 王家宝：《法国皇室——华丽高卢》，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年版，第 43 页。

^② 陈兆璋：《十字军东征》，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 年版，第 86 页。

现的外交使节更加正规化、常态化，逐渐形成一个广阔的覆盖了整个欧洲的外交网络。由于当时在外交活动与情报活动之间并无明确的界线，所以驻外机构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起了在所在国建立情报网及搜集情报的使命，这极大地丰富了情报搜集的手段。正如英国学者特里—克罗迪（Terry Crowdy）在《世界间谍史》（A History of espionage）中所说：“虽然出于礼貌，这种新型的外交使节不能像间谍一样活动，但他们大多数都负有间谍使命，被派到国外的唯一目的就是搜集情报，他们使用的方法就是发展自己的情报员和特工网。”^①

第二节 17 世纪：红衣主教与法国 第一个情报机构的诞生

17 世纪时，西方统治者不择手段地巩固和加强其权力，欧洲宫廷成为阴谋的中心和间谍角力的场所。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首相黎塞留作为法国情报史上最有标志意义的人物之一，就在这个时期脱颖而出。

阿尔芒·让·杜·普莱西·德·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cardinal de Richelieu）1585 年 9 月 9 日出生于巴黎，其父弗朗索瓦·杜·普莱西是普瓦图的一个小贵族，他自始至终参加了法国的宗教战争，先是亨利三世的宠臣，后来又成为亨利四世的部下。黎塞留在宫廷倾轧的环境中长大，很早就出任宫廷信使，掌握了侦察敌情的出色技艺，并在宫廷中种种秘密与阴谋的耳濡目染下养成

^① 特里·克罗迪：《世界间谍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 年版，第 56—57 页。

了深藏不露、心机狡黠的性格特征，这就为他后期从事情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原想参军，后来为了保住家族占有的主教职位不得已加入教会，1606年亨利四世提名任用黎塞留为法国最穷最小的吕宋教区的主教。黎塞留身体虚弱，饱受偏头痛、惊厥症等多种疾病的困扰，但是他性情刚烈、意志坚强，于1607年费劲周折将自己就读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时的博士论文呈送给当时的国王亨利四世，并在附带的信件中流露出对早日飞黄腾达的渴望：“如幸受录用，则重报王恩。”^① 1614年，黎塞留作为僧侣界的代表被选进三级会议，并在会议中积极支持宫廷，引起摄政太后玛丽·德·美第奇的注意。会议解散后，他继续留在巴黎，并从此开始了其宦官生涯。

面对法国王室反对者的攻讦，黎塞留表现出卓越的谈判技巧和斡旋能力，1616年被任命为国防和外交国务秘书。1617年4月，不愿徒有“影子”王权的路易十三在其心腹和宠臣吕伊纳的鼎力协助下发动政变，诛杀了横行霸道、独断朝纲的太后宠臣孔契尼，并将太后软禁在卢瓦尔河畔的布卢瓦。在这种情况下，原先深得摄政太后和孔契尼重用的黎塞留也被迫避难于教皇领地阿维尼翁，不过凭借韬光养晦的谨慎风格，黎塞留很快成为国王和太后之间的调停人，在两人的和解过程中出色地发挥了不可取代的纽带作用，因此初得路易十三的赏识而得重用。1621年，吕伊纳染病身亡后，一直在夹缝中艰难跋涉、左右逢源的黎塞留终于显山露水、出人头地，得以进一步接近权力中心。1622年，因在阿维尼翁写成的《保卫天主教信仰的主要原理》（*Défense des principaux points de la foi catholique*）一书，黎塞留被教皇格列格力十五擢升为红衣主教。1624年，他入选枢密院，担任国王的御前会议负责人，成为实际上的首相，开始了18年的执政生涯。

^① 陈文海：《法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